

患癌女子突背前夫百万巨债

离婚后买的房也被法院查封

最后案件结果反转,帮助她的竟是前夫亲人

见习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张永辉

10年前,42岁的晓利(化名)身患宫颈癌,丈夫对她不闻不问;分居多年后,晓利选择与他协议离婚,然而前夫因债务纠纷被诉,晓利名下的房产和账户全被冻结。日前,杭州市中院就这起案件开庭再审,庭审中,在男方父母、姐姐的帮助下,晓利的财产得以保全。

离婚后她背负百万债务

晓利和潘某是泰顺人,两人2003年成婚,育有一名女儿。婚后,潘某在杭州做二手车生意,收入还算可以,但因迷上赌博,夫妻关系逐渐恶化。

2008年,晓利检查出身患宫颈癌,从她确诊到手术期间,潘某从没去医院看过她。出院后,晓利心冷,带着女儿独自前往上海工作生活,和潘某从此分居。

2016年9月,在分居的第9年,两人协议离婚。由于没有共同财产,且多年没一起生活,女儿归晓利抚养,两人很快办好了离婚手续。2018年5月的一天,晓利去银行办理业务,被告知:账户被法院冻结。随后,她又发现自己在老家泰顺的一套住房也被法院查封。“这是我离婚之后买的,是我和女儿的全部依靠啊!”晓利几乎崩溃。

原来潘某在2016年6月至12月,以各种名义向他人借款。其中,有相当部分借款发生在离婚前。其中一名债权人,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将晓利列入共同被告,向杭州西湖区法院起诉追讨20万元借款。法院受理此案后,向晓利泰顺户籍地邮寄送达了起诉书和开庭公告,但是晓利

常年在上海,并不知道此事。此后法院又进行了公告送达,晓利也没看到。最终,法院缺席判决潘某和晓利在10日内归还债权人借贷款20万元以及利息3.6万元。

由于潘某早已不知去向,法院由此查到晓利名下有财产,就实施了冻结。

男方父母、姐姐伸出援手

晓利知晓此事时,判决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于是她立马委托律师申诉。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三条明确提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律师马上向杭州市中院提起再审申请,并向执行法院申请暂缓执行,收集了可以证明晓利和前夫潘某分居的全部证据。

经律师进一步查询,发现潘某在其他法院还有多个借贷纠纷在审理过程中,涉及金额数百万元,晓利同样被列入共同被告。所以,这一次在杭州市中院的再审能否翻案事关紧要。



再审开庭中,债权人的代理律师说,出借款项时,潘某声称借钱是用于父亲治病和女儿就读贵族学校,理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二人共同偿还,并且债权人的请求没有超过20万元,按照泰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算是数额巨大、超过家庭开支的范畴。

而晓利的代理律师则把庭辩的重点放在,证明晓利和潘某长期分居,而且潘某的借款没有用于所谓的共同生活。同时,晓利代理律师先后申请让潘某的父母、姐姐等亲属出庭作证。

庭上,潘某父母说,儿子很多年杳无音

讯,当年的借款也没拿回家过。潘某姐姐说,潘某欠了她十几万元,她自己也在上海做生意,和晓利常有来往,离婚前,晓利和潘某确实有七八年没联系了。与此同时,法院调查发现,潘某所谓的女儿读贵族学校均为谎言。由此两人分居两地,没有共同家庭开支等相关事实,形成证据链条。

最终,杭州市中院认为,晓利和前夫长期分居,缺乏家庭安定生活之外观,借款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判决撤销西湖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要求潘某自本判决之日起10日内归还债权人本息。

“原以为出逃是解脱,没想到如此煎熬”

深圳罗湖原地税局一干部潜逃4年被抓捕归案

《中国纪检监察报》王保红 黄楚彬

取保候审期间出逃国外,后又偷偷潜回国内;整日疑神疑鬼,出门必戴口罩;原本想一走了之逃脱刑罚,结果惶惶数年后再次被看押……前不久,潜逃4年多的陈丹霞被抓获,她也成为今年以来,广东省深圳市追回的第4名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案件在逃人员。

终审判决后外逃

2006年11月,深圳市路灯管理处招待所停止经营,向该市原地税局第一稽查分局申请注销税务登记,时任深圳市罗湖区原地税局管理科科长员的陈丹霞主办此事。核查中,她发现招待所尚有未缴清的税款,遂告知需补交几百万的欠税,否则无法办理注销登记。为了让陈丹霞帮忙尽快办理注销手续,招待所负责人陈某华送给陈丹霞15万元人民币。事后,陈丹霞也“默契”地没对招待所欠税一事进行追查,并为其办理了注销手续。

2011年7月,陈某华因担心送钱一事被查,向陈丹霞索要当年所送钱款,陈丹霞也予以退还。但事后案发,陈丹霞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后被取保候审。2014年2

月,罗湖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陈丹霞有期徒刑10年。陈丹霞不服,提起上诉,当年9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得知终审判决结果后,陈丹霞随即在取保候审期间出逃泰国。

2018年11月,深圳市对外逃人员进行大起底。陈丹霞案转由深圳市追逃办接手主办,并被列为2019年重点案件,一张追查陈丹霞的法网就此铺开。

惶惶终日出门必戴口罩

出逃至今已4年多,陈丹霞是否仍在泰国?虽然总会留下蛛丝马迹,但突破口在哪里?

顺着“出逃泰国”这一仅有的线索,专案组每天收集信息,推演案情,开始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细节引起了专

案组的注意,陈丹霞的家人近年来既未去过泰国也未与泰国方面进行过联系。

陈丹霞会不会不在泰国?顺着这一思路,专案组经过进一步调查判定,其藏在泰国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已经潜逃回国。

作为一个看重传统习俗的陆丰人,已离异的陈丹霞今年有没有可能在春节前夕与家人团聚?为此,专案组放弃假期,兵分两路,一路到陈丹霞父母家,另一路到其子女处。然而,连续蹲守多日,却未见其露面。

于是,专案组加大对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力度。这时,一处住所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经过勘查,专案组发现,此处有一名与陈丹霞年龄相仿的女子,除了带小孩下楼玩耍,几乎不出家门,而且出门必戴口罩。在一次侦查中,办案人员正好与这名戴口罩的女子和一名男子迎面相遇,而这名男子就是陈丹

霞前夫。几乎可以确认这名女子就是陈丹霞,至此,专案组决定收网了。

4年后再落法网

3月4日,抓捕行动开始。陈丹霞以往习惯下楼的时间已过,人却没有出现,正当专案组担心是否打草惊蛇时,发现她再次出现在了阳台,随即定下进家抓捕的方案。午饭后,陈丹霞的前夫回到住处,专案组在其进门前将其控制。

见到办案人员时,陈丹霞却十分释然,像是终于等到了另一只靴子落地,反复地说自己“好累啊”“好可怜”。据她交代,潜逃这4年多,自己成天拜神,祈求有一个平安的晚年,祈求能像常人一般享受天伦之乐;自己常感到害怕,经常要去医院看医生;因为担心被人认出来,带小孩下楼去玩,中途发现没戴口罩,就会一阵紧张,马上回家戴好才敢下楼;即使半夜三更,只要在外面,口罩都不敢摘。“如果当年服刑,如今可能刑期已经近半了,现在却只能回来重新接受刑罚,原以为出逃是解脱,没想到出逃后会如此煎熬。”陈丹霞说。

据悉,目前,陈丹霞已被依法收监。对她而言,接受法律制裁,结束口罩蒙面的逃亡,或许是真正的解脱。